



序 幕

六年级的春假——也就是三月末，再过一周我就成为中学生了。更棒的是没有作业，这下我红月飞鸟可以尽情地放松了。

要问我放松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几乎把家里所有的漫画书都重新看了一遍。

大概有 100 本。

“这下就全看完了吧？”

现在正读着的这本就是最后一本了。

“哎， 飞鸟。有时间吗？”

门那边传来老爸的声音。

“干吗呀？”

我眼睛依旧盯着漫画，回答道。

“过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非要现在不可吗？”

漫画还有一半没看呢。

主人公处于危机，人家正揪心下面的内容呢。

“是很重要的话。”

听了老爸的话，我抬起头来。

很重要的话？是什么呢？

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没有头绪。

啊，难道是找到再婚的对象了？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交通事故去世了。

但我觉得，像老爸这样的人，可真是找不到女人的。

我恋恋不舍地放下漫画，站了起来。

“这就过去，稍微等一下哦。”

打开门，老爸就站在门口。

和同龄人相比，我个子算高的，可老爸的身高让我不得不仰视。

绝对超过一米八。

虽然由我说出来怪不好意思，但老爸的確是有着体操选手般矫健的身姿，样貌也说得过去。

照理说，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可他穿衣服的品味真是不敢恭维。根本就不上心呀！

现在还泰然自若地穿着皱巴巴的衬衣呢。

老爸的穿衣就像是从衣橱里从上往下按顺序拿着穿而

已，我怎么说都不管用。

这样的老爸，应该是找不到再婚对象的吧……

“嗯？ 干吗一直盯着我看？”

“没什么——对了，你想和我说什么？”

“到我房间再说吧，他们俩都等着呢。”

“他们俩？叔叔他们吗？”

“是的。”

老爸说着进了房间。

老爸的房间和我的一样，都是有榻榻米的日式房间。

进到屋内，中间摆着老爸喜欢用的矮脚饭桌。

圭一郎叔叔坐在桌后。纤细清瘦的身躯，戴着眼镜，很温和的样子，与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坐在叔叔对面的，是与我同岁的堂弟圭。

圭这家伙是不是从小就戴着个假面具呀？总是面无表情的。

而且头发就那么长长地耷下来，遮住了苍白的半个脸。

虽然他们两人上午就来了，但我也只是午饭的时候和他们打了个照面而已。

虽说是堂姐弟，但是我不过是偶尔和老爸一起见过几次圭，也几乎没说过话，他那样冷淡的样子，我可没有兴致主动找他说话。

老爸坐在了叔叔旁边，于是我就坐在了圭的旁边。

偷偷瞄一眼圭，貌似他对我真是没有半点兴趣。

“嗯嗯嗯。”老爸清了清嗓子，我立刻把视线转向前方。

对，赶紧说正题吧。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呢？

连叔叔他们都被叫过来，应该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吧。

“飞鸟，你知道怪盗 RED 的事吗？”

哎？怎么突然问这个？

老爸这么一问，我不由自主歪了歪头。

这三个人集合起来，就是为了讨论怪盗 RED ？

“那个嘛，知道倒是知道……”我一头雾水地回答道。

顾名思义，怪盗 RED 就是小偷。

但又不是一般的小偷。

在日本，不论是警备多么森严的地方，怪盗 RED 都能来无影去无踪，绝对不会被逮住。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据说怪盗 RED 的作案目标都是干坏事的人。和鲁邦^①、怪盗基德^②一样，都是大胆无敌的怪盗。

但是 RED 的事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漫画，而是真有其人。

①鲁邦：指法国作家莫里斯·卢布朗笔下的绅士怪盗。

②怪盗基德：是日本漫画《魔术快斗》中的主要人物以及《名侦探柯南》中的客串人物之一。

是现实中存在的怪盗。当然，见倒是没见过。

因其行动总是在伸张正义，所以在地方报纸的版面及网络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貌似是这样的。

之所以用“貌似”这么模糊的说法，是因为我不上网，报纸也只看电视专栏，所以刚才所说都只是从朋友实咲那里听来的。

“是嘛，知道呀。飞鸟你几乎从来不看报纸，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报纸什么的，我还是看的。”

不过只看电视那一栏，呵呵。

“好吧，是我不对。圭，你当然是知道的吧？”

“嗯……”

圭用半睡半醒的声音答道。

是不是熬夜了呀？

刚才也是忍住差点打出哈欠。

老爸话锋一停，与叔叔视线相对。

嗯？貌似很有深意。

“你们两个都沉下心来听好了……”

看着老爸这么认真的脸，我不由心跳加速。

“实际上……”

“嗯……”

我挺挺身板。

“怪盗 RED 就是我和圭一郎。”

啊？！

刚才说什么？怪盗 RED 是……啊？！

“我说老爸！别那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好不好？”

“飞鸟，这不是玩笑。当然，你那么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直沉默至今的叔叔以很沉静的口气说道。

好开玩笑的老爸也就算了，没想到连平时一贯安静、很少说话的叔叔也加入这个如此费解的玩笑中。

那么，这是真的了？

老爸他们是怪盗 RED ？！

我惊讶地张着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过回头想想，老爸虽然平时的工作是意大利西餐馆的厨师，但他经常声称出差而离开家。

莫非就是为了那个？

我求助地看向圭。

说是求助，其实真不想求助于他，只是实在无人可求。

圭还是和刚才一样，摆着一张漠然的脸。

“假设刚才的话是真的，那么然后呢？爸爸，你们告诉我们这件事，是想干什么？”

圭还是冷静得让人发火。

不过这种时候他的样子倒是给人靠得住的感觉。

“是、是呀。退一步讲，就算老爸你们是怪盗 RED，那为什么现在要对我们公开呢？”

老爸似乎觉得我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开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从明天开始，你们两个就是怪盗 RED 了。”

“从明天开始，你们两个就是怪盗 RED”……

我花了十秒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哎——等等！你说什么？！”

我身子向前探向矮脚桌。

向旁边看了一眼，就连圭也是一脸惊讶不已的表情。

“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俩，实际上咱们这个家族是怪盗世家。据说，我们的祖先里好像就有那个鼠小僧。”

“鼠小僧？”

老鼠的后代？

我看了看圭，不晓得他知不知道。

圭一直很困似的半眯着眼睛，现在却两眼放光了。

“鼠小僧次郎吉。江户时代的大盗贼。潜入武士家一百多次，偷窃白银过万两。放到现在来说的话，那得价值数亿日元吧。他们把偷来的钱都分给了穷人，以‘义贼’之称远近闻名。”

圭以淡淡的口气解说道。

这种事他知道的还挺多呀。

“当然，关于先祖的事情，我也只是从祖父那里听来的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我们家代代都是怪盗，这倒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还从先祖那里留下来规定，孩子长到 13 岁就要继承怪盗的家业。”

“你们这样太让人猝不及防了……况且，我才 12 岁呀。”

“今年不就要 13 岁了嘛。”

这也行？

“而且，既然说让你们继承，那就连‘怪盗 RED’这个名字也一起继承过去吧，这样我们就更高兴了，因为那是我们取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光荣隐退了。”

“不，这不是隐退或继承名字的问题啊……啊！我的脑袋已经完全混乱了！”

“你们这样太乱来了。而且，即使我有这个可能……”圭说着，看了我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不够格当怪盗？

怪盗家业什么的，胜任不了才好呢。正要这样说，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那没问题的，圭。”老爸自信得很。

“飞鸟，你不借助绳索能爬到大楼外墙的第几层？”

老爸问我。

“哎，大楼？嗯……17层。不过现在应该能到20层了。”

听到我的回答，叔叔和圭眼睛都圆了。

难道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哥哥，你都教女儿什么了呀！”

叔叔仿佛很吃惊地吁了口气。

“这都是必要的呀，爬墙什么的。”

“嗯，话虽如此……”

“哎，等等！”

叔叔倒是已经想通了，可我还没想通呢。

“莫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很多要成为怪盗所需的训练？”

回想一下，从幼年时期开始，我每天早上就要跑10千米的长跑，练习爬墙、挣脱绳索及开锁这样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老爸一般不会教女儿做的事情。

我也曾觉得这确实和别人做的有点不一样。

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作为怪盗的训练。

“正因如此，飞鸟你从明天开始就能毫无问题地继承怪盗RED了。没有什么怨言吧？”

“怎么没有！”

我用尽力气大声喊道。

“哎呀哎呀，冷静。话说圭怎么样？想不想试试看？”

我以为圭肯定会理所当然地拒绝，可没想到他竟然点了点头。

“干也可以。”

“等、等等，真的假的？”

我对圭的话深表怀疑。

“既然都说这是代代相传的家业了，那就没办法了不是？”

这算什么，也太没气魄了！

“没办法？说那么没干劲的话可不行吧？是不是啊，老爸？”

“没什么呀。”

真、真是的。

“那么飞鸟是不想干喽？”

“我？”

被这么一问，我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了。

“嗯，那个嘛，倒是有那么一点兴趣……”

最初是很惊讶，可也不是完全不感兴趣。

而且怪盗 RED 听上去也不像是坏人。

“好！那就这么定了。”

老爸拍了一下膝盖。

“等等，我还没说要干……”

“既然决定了，那就得找点工作了。找个适合他们两人首次出场的案件吧，圭一郎。”

“知道了。我这两三天会好好查查。”

“这样的话，近期一段时间就由我们来给你们指定工作——也就是偷盗对象和偷盗物品……还有，飞鸟。”

“什么事？”

对老爸他们自顾自的节奏，我已经无语了。

“从今天开始，圭一郎和圭就搬到我们家来住了。好好相处哟！”

“飞鸟，今后就请多多关照喽！”叔叔笑着说。

搬来家里？两个人？

“啊啊啊啊啊——”

就这样，我和圭成了怪盗 RED。



1. 令人不安的搭档

第二天早上。

我“噌”一下睁开眼睛。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怪盗 RED 了。

虽然是被迫的，多少有点让人生气。

不过，想想就觉着有点心动，又有点不安……反正就是心扑通扑通地乱跳。

穿上衣服来到客厅。

“早……”

“哟，飞鸟起床了呀？”

老爸穿着围裙的高大背影，一大清早就让人感觉精神倍爽。

“嗯，好香的味道。”

桌子上摆着米饭和大酱汤，还有煎蛋配着亲手做的土

豆沙拉和维也纳小香肠。

不愧是老爸！

和往常一样，看着就好吃！

话说叔叔和圭呢？

一回头，只见这对父子已经如幽灵一般带着一张木然的脸坐到饭桌旁了。

“叔叔早。”

“嗯，啊，飞鸟呀……早安……”

叔叔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

在他右边的圭也是一样。

算了，不管了不管了。

“开饭了！对了，老爸，今天我干什么好呢？”

无聊的春假已经结束了！

我一边吃着早饭一边问道。

叔叔和圭开始慢吞吞地吃早饭，嘴唇如虫子般蠕动着。

“干什么？先帮他们两人搬家吧。”

“啊？怪盗 RED 的任务指令呢？”

“那个等搬完家之后再说。”

听老爸那么理所当然地说出来，我顿时就泄了气。

或者也可以说，是期望落空。

哼，好不容易今天开始成为怪盗 RED，才刚有点精

神就……

紧张不安的我可真傻死了。

“哎，真的吗？”

我眯起眼睛盯着老爸。

叔叔他们的行李很快就搬过来了。

话说这两人的行李可真是惊人的少呀。不过叔叔和圭却又都分别小心翼翼地抱着自己的电脑。

奇怪的父子。

行李少自然是好事，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怎么办呢？房间不够用呀！”

老爸叹了口气。

“所以说嘛，我可不要圭住到我房间里来！我都已经12岁了！”

是的。我们家只有老爸的房间、我的房间和客厅三间屋子而已。昨天叔叔他们住在了客厅，可是真搬过来后，那也不是长久之计。

但我还是无法接受。

“要不，我去飞鸟你的房间？”

“绝对不行！”

“……”

啊，老爸失落了。

也许不该那么干脆利落地拒绝他。

我虽然喜欢老爸，可这跟那是两码事。

“哥哥，飞鸟讨厌你了吧？”

叔叔笑着说。

“最近很冷淡呢。可能是到青春期了吧。”

老爸无奈地耸了下肩。

也不用失落到这个地步吧。

本来就不该提出这个建议啊，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我说老爸，咱们赶紧搬吧！”

我抓住放在客厅里的床。

因为我房间里放不开两张床，所以我们在二手店买了这个上下两层的床。

“不要紧吗？那可相当重呢。我来搬吧！”

叔叔一副很担心的样子。

“没关系的，小意思啦。”

“练习方式不对，飞鸟。看我的。”

老爸抓起另一侧，床很轻松地就被抬起来了。

“得有30千克重吧？”

“也就那样吧。我一只手就足够了。”

老爸重新用一只左手就轻松地上下摇动起床。

“我说，你别晃了好不好？”

“啊，不好意思。”

他重新把床恢复到水平。

“哥哥……你究竟给了你女儿什么样的特训呀！”

叔叔一脸吃惊地抚着额头说道。

“很普通的啦，很普通。”老爸若无其事地回答。

不过眼神却在游离。

就这样，我们小心地把床搬进了屋里。

第二层也同样搬来，放在了第一层的上面。

严密地固定好，上下铺大功告成。

“这不挺好的嘛！书桌也放了两张，终于像个两人间的样子了。”

“我可是被强迫的哦。”

我可得先说好了。

“不要那么说嘛。下次让你在我的餐厅吃个够还不行？”

“哎，真的？”

老爸就职的意大利餐厅既好吃又不贵，在当地非常有名。他用烤炉烤出来的披萨还上过杂志推荐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直想什么时候试试看，自己一次能吃多少个披萨呢！”

“哎呀……你还是悠着点吧。”

老爸露出有点僵硬的笑容。

什么嘛……

就算放开肚皮吃，最多也就能吃下10个大号披萨

吧。

“话说，你俩谁睡上面？”

老爸看着两层的床问道。

确实，床铺的上下位置很重要。

“我觉得上面好一些……哎，圭，你觉得哪个好？”

我问了问站在屋子角落里的圭。

“哪个都行。”

果然。我觉得他就会这么回答。

“那就我睡上面，圭在下面。”

“好的……还有……”

“什么？”

我回过头去。

圭从盖住眼睛的头发缝隙中看着我。

一如既往冷淡的面孔。他想说什么呢？

“我会尽可能地不在屋里待着，不会给飞鸟你添麻烦的。”

说完，圭从我和老爸中间穿过，走出了屋子。

过了一会儿，听到大门关闭的声音。

呃，这算什么？怎么弄得我跟坏人似的？

“啊，从今以后你们两个人就是搭档了，这个样子不要紧吗？”老爸滴滴咕咕地说了一句。

“可、可是……我也不想这样啊。”